

训诂与说文研究

黎千驹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训诂与说文研究

黎千驹◎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训诂与说文研究 / 黎千驹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12

ISBN 978 - 7 - 5161 - 4020 - 8

I . ①训… II . ①黎… III . ①训诂 - 概念②《说文》 - 研究  
IV . ①H13②H1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44393 号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 文 域 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装 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30  
插 页 2  
字 数 471 千字  
定 价 7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64009791  
版 权 所 有 侵 权 必 究

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2289）  
湖北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湖北师范学院语言学研究中心资助出版

# 目 录

## 一 训诂学理论研究

守旧与改造：训诂学的二难处境	
——从训诂学性质之争说起	(3)
论汉代声训的功用与性质	(15)
论传统训诂中的义理阐释	(25)
古汉语同义词散论	(41)

## 二 训诂方法与原则研究

论训诂中的实事求是原则	(53)
论训诂中的逻辑问题	(71)
因逻辑求义论	(86)
音近义通原理论	(98)
因语境求义论	(112)
以经证经论	
——以《论语》语言文字考释为例	(128)
古代《楚辞》注本训诂方法研究	(146)

## 三 训诂学应用研究

训诂方法在中学文言文教学中的运用	(159)
作家也须具有古汉语知识修养	(167)

---

论训诂学在语文辞书编纂中的指导作用 ——以义项设置问题为例	(176)
《尚书》与《史记》异文的训诂价值研究	(185)
古籍误注探因与辨析	(198)
论国学传承的类型、流弊及基本工具	(215)

#### 四 训诂学人研究

论《日知录》的训诂成就与学术贡献	(233)
论《字诂》、《义府》的训诂成就与特色	(242)
李维琦佛经词语研究的特色与学术价值	(254)

#### 五 说文研究

《说文》旁见说解研究	(267)
用系统论来重新审视《说文》中的阴阳五行学说	(283)

#### 六 说文学史研究

说文学源流及其发展趋势	(297)
古代六书学研究综述	(311)
现代六书学研究综述	(325)
历代转注研究述评	(338)
历代假借研究综述	(359)
历代《说文》字体研究之著述	(372)

#### 七 说文学人研究

证明、阐释、补充、订正 ——论徐锴《说文解字系传》对《说文》词义的研究	(399)
论黄侃先生说文学研究的成就	(408)

学术彪史册，风范存千秋

——缅怀向光忠先生 ..... (422)

## 八 古代汉语教学改革研究

“设疑·讨论·点拨·实践”古代汉语四步教学法

——论古代汉语教学方法的改革 ..... (439)

实施创造性教学，培养大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

——古代汉语教学改革实验报告 ..... (446)

附录 黎千驹著作目录 ..... (467)

后记 ..... (470)

# **— 训诂学理论研究**



# 守旧与改造：训诂学的二难处境

——从训诂学性质之争说起

**摘要：**长期以来训诂学界存在着训诂学性质之争，众多的训诂学著作时常发生“撞车”的现象，现代训诂学显得并不成熟，而且在守旧与改造的矛盾运动中，训诂学往往面临二难处境：如果守旧，那么训诂学势必式微而最后走向终结；如果改造，那么训诂学可能脱胎换骨而最后走向终结。训诂学在加强自身改造的同时，如果注意吸收现代词汇学、语义学以及相关学科的成果，着力加强理论建设和应用性研究，形成百家争鸣、新体系迭出的局面，那么训诂学不仅完全可以走出它目前所面临着的二难处境，并且完全可以走向成熟与繁荣。

**关键词：**训诂学；二难处境；学科体系

## 一 关于训诂学性质之争的简单回顾

关于对“训诂学”性质的认识，这几乎是任何一本训诂学著作不可回避的问题，学术界一直有种种不同的观点，主要有“训诂学是语义学”、“训诂学是注释学”、“训诂学是解释学”和“训诂学是具有综合性的学科”等四种观点。下面各引一人之说以供参考。

(一) 训诂学是语义学。周大璞先生认为：“训诂学研究语义。训诂学也就是语义学。”“总之，训诂学的研究对象就是词义和词义系统，它的首要任务就是研究语义发展演变的规律。”<sup>①</sup>

---

<sup>①</sup> 周大璞：《训诂学要略》，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页。

(二) 训诂学是注释学。冯浩菲先生认为：“作为训诂体式名称而合用的‘训诂’一语，意思跟我们现在常说的‘注释’、‘注解’相同，因此‘训诂学’也可以称作‘注释学’或‘注解学’，只是为了保持这门学问称名上的传承关系及统一性，才沿用了历代常用的‘训诂’这个词语，一般仍称作‘训诂学’，不称作‘注释学’或‘注解学’。”<sup>①</sup>

(三) 训诂学是“解释学”。张世禄先生认为：“训诂学，通常大都以为是属于字义方面的研究，往往拿它来作字义学的别名，以与音韵之学、形体之学对称。实在依据过去中国训诂学的性质来看，与其说它是字义学，不如说它是解释学；中国训诂学过去并非纯粹属于字义的理论的研究，而是大部分偏于实用的研究，实际上，可以认为是读书识字或辨认词语的一种工具之学。所以，它和‘意义学’(semantics)的性质不同。”<sup>②</sup>

(四) 训诂学是具有综合性的学科。张永言先生认为：“按照近代科学系统来说，训诂学可以说是语文学的一个部门，是主要从语义的角度研究古代文献的一门科学。它跟语文的各个部门（如文字学、校勘学）和语言学的各个分科（如词汇学、音韵学、语法学、修辞学）以及其他一些人文科学（如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都有密切的联系；它需要综合运用这些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来达到自己的研究目的。”<sup>③</sup>

## 二 现代训诂学仍然是一门不成熟的学科

需要说明的是：第一，对于训诂学性质的认识，还有不同的观点，只不过上述四种观点比较具有代表性而已。第二，我们的这种归类并不一定准确，即使是属于同一类别的观点，仍然是同中有异，譬如“语义学”派又有“语义学”、“古汉语词义学”、“古代文献词义学”之说。第三，我们无意在这里品评上述各家观点的得失，只是从上述各家的观点及其训诂学著作的体系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现代训诂学仍然是一

① 冯浩菲：《中国训诂学》，山东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页。

② 张世禄：《训诂学与文法学》，《张世禄语言学论文集》，学林出版社1984年版。

③ 张永言：《训诂学简论》，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20页。

门不成熟的学科。这主要体现在“对训诂学性质的界定缺乏学理阐释”和“理论与实践相分离”两个方面。

(一) 对训诂学性质的界定缺乏学理阐释。对训诂学性质的界定，各家大多是在各自的训诂学著作中给“训诂学”作界说时而提及的，并且往往是“点到即止”，大多缺乏系统而深入的学理阐释。就拿“语义学派”来说吧，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齐佩瑢先生和王力先生就肇始其端。齐佩瑢先生认为：“训诂学既是探求古代语言的意义，研究语音与语义间的种种关系的唯一学科，它就应当是历史语言学全体中的一环。这样，训诂学也可以叫做‘古语义学’。”<sup>①</sup> 王力先生倡导建立新训诂学，即汉语语义学，他说：“我们所谓语义学的范围，大致也和旧说的训诂学相当。但是，在治学方法上，二者之间有很大的差异，所以我们向来不大喜欢沿用训诂学的旧名称。这里因为要显示训诂学和语义学在方法上的异同，才把语义学称为新训诂学。”<sup>②</sup>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一些学者继承或发展了此种观点。其实，根据西方语义学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断定，现在的“语义学派”与 20 世纪 40 年代的“语义学派”应该有很大的不同。下面让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西方语义学发展的历史。

19 世纪 20 年代，丹麦的拉斯克、法国的葆朴和格林、俄国的沃斯托可夫等语言学家开始用历史比较法去研究语言，建立了历史比较语言学，从而把语言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使语言学摆脱了附庸的地位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19 世纪中叶，建立了普通语言学。这样一来，语义的研究也就成为语言学的分支学科词汇学的重要内容。到了 19 世纪末期，法国语言学家布雷阿尔于 1893 年首先使用了“语义学”这个术语，并于 1897 年出版了《语义学探索》一书，开始了对语义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这标志着语义学从词汇学中分离而正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现代语义学于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了个别流派，直到五六十年代才在美国和欧洲蓬勃发展。其中比较有影响的语义学流派有：

结构语义学。20 世纪 30 年代，一些语言学家譬如德国的特里尔根

<sup>①</sup> 齐佩瑢：《训诂学概论》，中华书局 1984 年版，第 1 页。

<sup>②</sup> 王力：《新训诂学》，《龙虫并雕斋文集》第一册，中华书局 1980 年版。

据索绪尔的语言理论以及深受其理论影响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把语言的意义当做一个系统并对语义系统进行研究，但在当时并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到了 50 年代后期，随着语义研究日益为人们所重视，结构语义学才赢得了人们的广泛关注。结构语义学最主要的贡献是提出了语义场理论，学者们往往运用它来解释语义的共时和历时分析等方面的一些问题。

解释语义学。20 世纪 30 年代，是结构主义语言学中影响最大的学派美国“描写语言学派”蓬勃发展的时期，这也是我们上文所说的结构语义学在当时并未引起人们足够重视的原因。因为描写语言学派只按照分布和替换的原则对语言结构进行分类，而回避语义，主张对语言现象作“纯客观”的描写，因此有人把他们的这一主张作为这个学派的特点，而称之为描写学派。这种理论一旦进入句法研究领域就立即显示出了极大的局限性。于是在 50 年代后期产生了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然而，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的重点是句法，仍然把语义排除在他的语言体系之外。60 年代，乔姆斯基在其《语法理论要略》（1965）一书中才将语义纳入其中。他认为，语法是语言的基础，语法能够而且应该独立于语义之外进行研究。语法具有生成性，语义没有生成性而只有解释性。语义规则可以对句子的深层结构作出语义解释，即运用一些符号和规则对语义进行形式化的描写，检验句子各个组成部分是否搭配得当，在意义上是否站得住，并解决句子的歧义问题，从而得出句子的意义。到了 70 年代，乔姆斯基又对自己的理论作了修改，把语义解释完全放到了表层结构上。

生成语义学。60 年代后期，莱可夫、麦考莱、罗斯等人不赞成他们的老师乔姆斯基对语法与语义关系的处理，提出了以语义为语言基础的生成语义学。认为语法与语义是不可截然分离的，语义也具有生成性<sup>①</sup>。

从上述对西方现代语义学发展历史的简单回顾，我们可以推知如下几个结论：

第一，西方现代语义学不同流派之间，其观点是有比较大的差异

---

<sup>①</sup> 贾彦德：《语义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的，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语义学”。

第二，齐佩瑢先生和王力先生在 20 世纪 40 年代提出的训诂学就是“语义学”（或古语义学），其“语义学”的内涵最多只能与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结构语义学相对应，随后西方又产生了解释语义学、生成语义学（当然还有另外的语义学流派）等；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人们重提训诂学就是语义学，那么此语义学与齐佩瑢先生和王力先生在 20 世纪 40 年代所说的“语义学”应该不相等。于是人们要问：此“语义学”是结构语义学还是解释语义学？抑或是生成语义学？或者兼而有之？人们不得而知。英国语言学家莱昂斯说：“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对语义学作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综合性的概述。”<sup>①</sup>这就更加让人难以找到答案了。

第三，虽然现代语义学取得了较大的成果，但其理论仍然是不太成熟的，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特别是在实际运用上，往往忽略了对具体语言材料进行分析，现代语义学的理论与方法譬如语义场理论和义素分析法基本上还没有应用于词典编纂、语言信息处理等实际工作。也就是说，理论与实践之间还存在着比较大的脱节。

第四，西方现代语义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英语以及其他一些屈折语，而未考虑作为孤立语的汉语。

因此在上述这样一种现实状况之下，就把我国的训诂学比附为语义学，恐怕还得深思。

我们并非反对训诂学是语义学的观点，只是想借此说明，无论把训诂学说成是“语义学”、“注释学”、“解释学”，还是说成是“综合性学科”，都存在着需要进一步对自己的观点进行系统而深入的学理阐释的问题。

（二）理论与实践相分离。按理说，对训诂学性质及其研究对象的认识不同，那么对训诂学体系的建构也就应该有所不同。然而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我国出版的众多的训诂学著作中，尽管在训诂学的性质上是各唱各的调，而在训诂学的体系上走的几乎是同一条道。绝大多数的训诂学著作在体系上大致相同，大多包括如下内容：训诂和训诂

<sup>①</sup> 蒋绍愚：《古汉语词汇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5 页。

学、训诂的内容、训诂学的作用、训诂的术语、训诂的体式、训诂的方法、训诂的原则、训诂源流、训诂要籍（或曰通释语义的专著）、训诂与相关学科、旧训诂的弊病等。只不过各家或有详略之分（例如杨端志先生的《训诂学》和冯浩菲先生的《中国训诂学》中的“训诂学史”部分占有相当大的篇幅）；或有粗细之分（例如郭在贻先生的《训诂学》中的“训诂方法”就分得细一些）；或选用的例证多为作者研究心得，各见其功力（例如郭在贻先生的《训诂学》、白兆麟先生的《简明训诂学》、洪诚先生的《训诂学》等在词义考证方面皆有独到之处）；或有增减之分（例如周大璞先生的《训诂学纲要》有“训诂十弊”专章，洪诚先生的《训诂学》有“作注”专章，张永言先生的《训诂学简论》有“训诂学和语文学各学科的关系”专章）；或有分合之别（例如周大璞先生的《训诂学纲要》有“通释语义的专著”专章，杨端志先生的《训诂学》把它合并到“训诂学发展简史”中）。凡此种种，皆大同小异。人们很难从这样的体系中感受到“语义学派”、“注释学派”、“解释学派”、“综合性学派”之间究竟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难怪乎训诂学著作中时常发生“撞车”的现象。

### 三 训诂学的二难处境

毋庸讳言，传统训诂学存在着严重的弊端。当代许多训诂学家对此皆有深刻的认识。例如：王力先生于1947年发表了《新训诂学》的论文。王力先生在该文中把传统的训诂学分为纂集派、注释派和发明派，并且分别指出了他们的局限，同时也指出了他们共同的弊端：“小学本是经学的附庸，最初的目的在乎明经，后来范围较大，也不过限于‘明古’。先秦的字义，差不多成为小学家唯一的对象。至于现代方言的研究，也不过是为上古字义找一些证明而已。”<sup>①</sup> 许嘉璐先生指出：“训诂学是门古老的学科。在几乎整个封建社会中，基本上都围绕着‘解经’这一目的向前发展。这既决定了训诂学的特点突出的传统：实用性和综合性，同时也给它带来了不足和局限：研究的方面狭窄、缺乏系统的理

---

<sup>①</sup> 王力：《新训诂学》，《龙虫并雕斋文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

论探讨和阐述。”<sup>①</sup> 陆宗达、王宁先生指出：“旧训诂之学多搜集编纂之功，而少归纳概括之力，理论的论述零零散散，原理性的东西往往淹没在材料之中，所用的方法未经科学的证明。”<sup>②</sup>

由此可见，传统训诂学到了非改造不可的境地，如果我们因循守旧，那就只能使训诂学趋于式微，最终成为历史。那么该怎样改造呢？让我们沿着“语义学派”、“注释学派”和“综合性学派”的路子走一回，看看情况究竟如何。

首先让我们沿着“语义学派”的路子走一回。西方语义学从时间上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传统语义学和现代语义学。从19世纪末期法国语言学家布雷阿尔使用了“语义学”这个术语并出版了《语义学探索》一书开始，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语义学可以称为传统语义学；现代语义学则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传统语义学在研究词义与概念之间的关系、词义的特点、词义的演变、多义词、同义词、同音词、同源词、反义词等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绩。现代语义学克服了传统语义学中把词义当作一个囫囵的整体和缺少宏观的语义系统研究的弊病，提出了语义场理论、“义位”和“义素”等概念，使用义素分析法来分析语义，并且把语义的范围由词义扩大到了句义。如果把训诂学看作是语义学，那么在语义学（训诂学）著作中就应该将传统训诂学的成果纳入上述内容体系之内。可惜我们还没有见到类似体系的训诂学著作。蒋绍愚先生于1989年出版了一部《古汉语词汇纲要》，从该书的结构体系可以看出，这是一部运用西方语义学理论来进行古汉语词汇—语义学理论研究的著作。作者在该书《前言》中也明白地给予了说明：“本书的另一个意图是在汉语历史词汇的研究中努力把传统训诂学的成果和现代语义学的理论结合起来。”愚以为把该书改名为“古汉语词汇—语义学纲要”或就叫“古汉语语义学纲要”也未尝不可（请蒋先生恕小子斗胆）。但是按照这种“把传统训诂学的成果和现代语义学的理论结合起来”撰写而成的著作，作者并不认为是“训诂学”著作，或者是用语义学理论改造后的“新训诂学”著作，而只认为是汉语历史词汇学著

① 许嘉璐：《近几年的训诂学研究》，《中国语文天地》1986年第5期。

② 陆宗达、王宁：《训诂方法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2页。

作，他说“汉语历史词汇学……毕竟还不同于训诂学，因为它主要着眼于一些理论性问题的研究，而不是对具体词语的考释”。张联荣先生于2000年出版了一部《古汉语词义论》，也是运用现代语义学的理论来研究古汉语词义的著作，但他并没有说这是“训诂学”著作或“新训诂学”著作之类，因为他认为“疑难词语的考释，是传统训诂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这样就使训诂学形成了一个二难处境：一方面，传统训诂学最大的弊端是缺乏系统的理论，多搜集编纂之功，而少归纳概括之力，因此它必须用西方语义学的理论来加以改造；另一方面，把传统训诂学的成果和现代语义学的理论结合起来撰写而成的著作，同时也基本达到了“语义学派”的目标：“训诂学的研究对象就是词义和词义系统，它的首要任务就是研究语义发展演变的规律。”可是连作者自己都不认为是“训诂学”著作，或者是“新训诂学”著作。那么用语义学理论改造之后而具有系统理论体系的“现代训诂学”究竟是什么样子呢？

其次让我们沿着“注释学派”的路子走一回。汪耀楠先生于1991年出版了一部《注释学纲要》，他认为“注释学是研究文籍注释的内容和方法，探讨注释文籍的规律的科学”。并且根据陆宗达先生《训诂简论》和周大璞先生《训诂学要略》中关于训诂学是语义学的定性，把注释学与训诂学区别开来。黄亚平先生于1995年出版了一部《古籍注释学基础》，他也根据周大璞先生关于训诂学是语义学的定性，把注释学与训诂学区别开来。从总体结构上看，这两部注释学著作实际上是把现行训诂学著作结构体系中的“训诂要籍（或曰通释语义的训诂学专著）”这一部分去掉，而保留其他部分。

这样又使训诂学形成了一个二难处境：一方面，某些写训诂学著作的人认为训诂学实际上就是注释学，另一方面，那些以“注释学”冠名的著作，连作者自己也不承认这是训诂学著作。那么“现代训诂学”究竟该是什么样子呢？

综合前面的两个二难处境，又使训诂学形成了另一个二难处境：一方面，引进了西方语义学理论从而使传统训诂学具有系统理论体系的著作，连作者自己也不承认这是训诂学著作，因为他们按照“注释学派”的观点，训诂学的主要内容是考释（注释）古籍中的词义及其注释的